

中國文學精華

戰國策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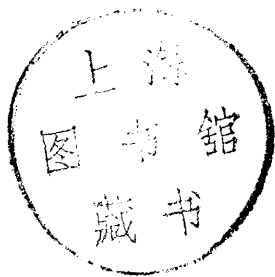
下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167B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戰國策精華 卷二

趙

肅侯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疏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

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

終趙王身。

請言外患。

此一篇綱要。

蘇秦始以合從說趙

一

齊秦爲兩敵，爲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

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

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

有兩端，指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

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如麗婁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

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

所以爲大王願也。

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

弱，則效宜陽；以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

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

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

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

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

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

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附同。之國都

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

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

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

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稱軒轅象後宮。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合從之說，僅以
觀秦不言所以
圖秦。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儻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儻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武靈王

張儀以連衡說趙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

亦游辭也。

趙爲從盟主，故
儀說之與齊楚
異。

言此不敢斥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敵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飭兵故。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猶眩。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

一軍軍於成皋，毆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閒以事秦。」

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

趙相餘並公族。

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

節一作名。

兵之用，念簡囊之迹，計胡狄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
猶安。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而有明古先。猶武。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
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
不見也。言沒世無能察此。敵弱者，弱爲胡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
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
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
之慮，自定於心，不爲俗移。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
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

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

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應前胡狄之鄉，所謂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王遂胡服。

使王孫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

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

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

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猶舉賢。行政在於信貴。尊

貴者先信之。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猶至。事

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叔字疑衍。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

議；與之論此，所以輔之。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

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

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

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

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以中國爲有轡有行，自中國者至此，似周官

大司徒文。

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

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絺縫，鯁，大鮓，以其皮爲冠。絺，葵鍼也，言女工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

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異俗。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言各不知其異，而不言之。異於己而不非

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不塞者，志在遠略。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卽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

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

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猶福也；臣雖愚，願竭其

忠。」王曰：「慮無侵擾，能定慮則不亂於物。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

猶順。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

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

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閒，所言不能川俗。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

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

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

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爲上所制，而服從者。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

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

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有所聞，則改前之爲。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

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賤爲輕國。犯

見。此等文法凡數

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於世施禮。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

俊民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冉之屬，方俗僻陋如吳越，宜人皆改易，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是

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

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此謂進退以下。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

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慮始，治不必根襲者，初

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者悖耳。商君傳語策具有之，唯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語不襲而用其意也。商君傳文法而簡，

策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漢韓安國王恢議伐匈奴辯難之辭類此，亦閒采其數語。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傅王子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

上者，踐石，謂能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問以禮遺之。遺子以

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

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苦之節。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先計而順行之。佚而不累，訪咨也。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傳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

周紹曰：「立傳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傳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臣之罪也；傳命僕，猶辱。官，以煩有司，立傳而令之辱官，以煩有司之

養。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師傳之官。欲子之厚愛之，無所

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

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以行義，勿令溺苦於黷

習之末也。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

先君。

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

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

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

帶飾之備。

黃金師比，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飾也。以傅王子。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爲騎邑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

破散步卒他所，而居騎士於此。

牛贊趙人。

進諫曰：「國有

固籍，

固言不變，籍猶令甲。

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

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

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

便其用者

此言本國械用。

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

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

重當作王。

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猶俗。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爲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爲騎邑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橫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卽己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己，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己也，而尙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

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弱，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今攻楚，休而復之，兵

已罷而復攻。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

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言欲與趙攻燕。而離三

言甚痛切。

以上論從橫之利害甚當。

晉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

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美秦反地餌燕之說

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於馬兔。秦與韓

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安同。環中一作移於趙矣。秦視趙在其

度內，如物在環中。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割必深矣，

秦割趙地。國之舉此，趙國行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

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

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循前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

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

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趙

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或近秦，伐之以逼秦。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惠文王

齊人欲說魏事齊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

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而陰

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

齊人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

爲趙也，本以秦屬怨於趙故。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

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

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

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地缺，葛孽抱

文甚沈著。

負言其勞，陰成蒿藜，皆魏邑名。

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

子，僇子。

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卽陶宋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

相比乃可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

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謂悉出兵。於燕趙之前，用

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

東，盡效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

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

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魏以其在趙，疑齊親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今王又挾

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客，王固可以反疑於

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

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誦，此言此事自陳其說，魏之效誦，辭察也。其欲事王。齊王。

也甚循，順也。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

怨於趙，

移魏之怨。

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

亦重趙，

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

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

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

猶校。

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

高矣，

言趙居齊上。

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

衆脅之以威，而獨說之以言。

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

丹順皆人名。

以趙劫韓魏，

此下皆且甘且劫。

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

下皆偪秦以事王，

言相與侵迫秦也。

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爲齊說奉陽君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

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

乃趙之李兌，非

蘇秦也。

曰：「天下散而爭秦，

爭先事之。

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

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爲

一也，不懼秦矣。若不得已而必講，據此時趙可以無講故云。則願五國復堅約，同伐秦也，先

伐後講，則不示弱。五國願得趙，時趙強故。足下雄飛，雄者，衆雌所從。與韓氏大吏東勉，

齊王必無名禁珉也。正義曰：珉蓋韓人之善齊秦者，今代勸奉陽君合諸侯，與韓氏大吏勉齊王共合從，則

齊必不召珉也。名字，當作召，禁字衍。使臣守約，若與國謂五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

倍約者，而秦侵敗約，五國復堅而償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

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觭重者矣。角一俯一仰曰觭，

言有一重。後合即上復合。與觭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

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天下自爲秦用，趙無所用之也。臣願君之蚤計

也。

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內之國，

負字疑衍。

合負親之交，

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

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

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

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

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

合衍，

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

交兩王，

秦魏一云燕楚。

王賁韓佗之曹，皆起

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

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

此三皆強國，自相親。

以據猶臨。

魏，而求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

益也。秦，秦

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

以通。

安邑矣，

言秦之勝趙，以得魏

之安邑。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

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

珉自善於秦者，前時魏疑其有秦私，必

不合於魏，故使之攻魏。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

用，交鋒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不至一二月，魏

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

二周，即趙自消燦矣。猶燦。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

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

破屈分皆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敵，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秦之

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安然。救魏，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與秦爭

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於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

有猶又。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

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聽

命於秦，與宋同。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

乃絕利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爲齊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心不安也，以無以

致之故。

今足下功力，謂戰伐。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

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行之不疑。以秦爲愛趙而

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

韓爲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爲愛己也。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

也，觀其愛趙。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之驚覺，

故微伐韓以貳，猶疑。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

伐空韓。實欲伐空虛之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言擬議秦之爲計。

必出於此數者。

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謂安邑。是韓未窮，而禍及

於趙。

三晉唇齒之國也。

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

人久伐而中山亡，

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

今燕盡齊之北地，

盡言得地。

距沙

丘而至距鹿，

趙地。

之界三百里，

自此皆言近趙。

距於扞關，至於榆中，

趙地。

千

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

謂趙。

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

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

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句注，禁常山而守

猶閉。

三

百里，通於唐曲逆，

趙地。

此代馬胡駒不東，

東或作畜。

而崑山之玉不出

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

矣！

五國之主，齊楚魏韓燕。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

言

得地盟於器也。

屬之讎柞，

相屬伐趙於醇酢之間。

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

秦國，

止秦之伐。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

兵敗以喪禮自居也。

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

公公字誤。

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

以上言齊德趙之事。

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以

其有志爲趙閉秦。今乃以抵，抵同當也。

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不敢自必也。今

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

王以天下就之，

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爲義。

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就之上

也，故收言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

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人。

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

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

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獾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愛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亦守。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蚩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廬

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

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以爲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

趙之兵以杜猶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卽裂。敵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田單與趙奢論兵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恃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

兵則吳子之驗，時勢則萬

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猶迫之柱上而

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

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

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脾近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鐔蒙

須之便，鈎，劍頭鑲竿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爲劍緇。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

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

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

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圍集。距此，奚難哉！

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

久數歲，卽君之齊已，卽下云齊以二十萬衆，攻荆五年之事。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

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雖衆猶不亟得志。今者齊韓相方

猶敵。而國圍攻焉，兩國或圍或攻。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

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孝成王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趙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

安君

孝成母弟。

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

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讐願見，太后盛

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

矣，竊自恕，

以病亦知太后不罪。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

郄，郄同，亦恐后不能前，蓋自恕以及

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

善處人母子之
閒。

最有曲折。

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

之，願令補黑衣之數，黑衣，戎服。故云衛王宮。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沈溺無見之辭。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

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

曰：「婦人異甚？」異於丈夫，而有甚焉。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太后女。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

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念且悲。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

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

既載左師之言，
又載子義之論，
亦一例也。

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寶。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相惠。令韓興兵，恐守不效地故。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曰：『挈瓶之智，不失守器。』器爲瓶守之不失，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疑其不能守。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之兵。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

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

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惟王才
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
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
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
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
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
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爲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令嚴政
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
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
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

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詔，秦人語耳。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戶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樓緩說趙與秦城以講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

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

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此句猶言秦力豈止是已乎？誠不知秦

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

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

「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

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

復負之，故秦攻之。啟關通幣，齊交韓魏，使其交秦與韓魏等。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

不爲秦所取。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

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

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

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

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

古今主和者率
如此。

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言割不止。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

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爲秦計深而趙勢危。夫趙

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

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

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

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不趙與國與齊爲三。而與秦易道

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

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當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趙庭之臣，孰不魄奪氣喪，願

譙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爲之延慮卻顧，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

國辯士，策必中，計必得，而不失其正，唯卿與陳軫有焉，賢矣哉！

與秦易道，言勝
在趙而不在秦
也。

魯仲連義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田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王昭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

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召而見之於先生。」

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

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

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爲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全皆然。後

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甚。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

於叱周者，亦以不忍其求故耳。然周以天子而求於諸侯，亦事之常，無足怪者。蓋謂趙之於秦敵耳，尤當不忍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于趙也。

徵之。

重徵之。

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言勝苦居廬也。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齊也。而母婢也。』指烈王后。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猶必。然，其無足怪。」

嘗天子當如此責諸侯。

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

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

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筦，鑰也。鍵，其牡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同鑰，闕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

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

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

不果納。言時君弱臣強，鄒魯君生時不得盡事養，死不得行殯斂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其臣皆不果納，是猶

無已，無厭也。

前賁以大義不
動至此利害切
身邊起拜謝此
當時人情之常
而孟子之言所
以不如儀秦之
易入也。

乘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
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
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
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

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
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
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
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馮忌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言所以然。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文勢如流水。

平原君說平陽君

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悟蔡澤之說，蓋魏牟有以啓其機也。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牟游於秦，且東歸魏而辭應侯，

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

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

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

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

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梁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

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膝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

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膝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

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閒，北有代，帶甲百萬，

不可得，猶言不可知也。

首尾照應。

嘗抑強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君字
誤。「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比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

「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轎也。」
轎，軍旁也，以鞶喻。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人名。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不與分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候其事。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於上。君因言王

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不勝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奸人之不可知甚矣！彼厚任以事，膏以爲不世之遇，彈力

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魏尫說建信君

魏尫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以機繫虎之蹄。而得虎，虎怒，決蹠

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言王且愛國，故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或爲齊獻書趙王

爲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名，卽下尊名。

一篇只用幾語，助變換神駁如許，史記最長此法。

實，卽下致地。

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困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

者，故王重猶難。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

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言實趙與諸國爲私。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

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王畏懼之，必行其說。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

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

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

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見於未效之前。齊先重王，故

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疆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

自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四國無齊。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猶四國重趙。故

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

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村龍卑

下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馮忌欲爲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當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此段文與魏牟同，不若牟之簡而益工，但未三四言，自是奇傑。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

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蠶則外魏，魏如蠶。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饒也。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按王斗魏牟及此客之說大同，然卽孟氏所謂：必使玉人彫鑿王之首意者，戰國策士

大都有所授之與。

幽王

司空馬料趙速亡

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

不韋吏也。

之趙，以爲守相，秦下甲而攻趙，

司空馬說趙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爲尙書，習秦事；今大王使守

小官，習趙事，請爲大王設秦趙之戰，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

「不如。」「民孰與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

弗如。」「國孰與之治？」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

「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

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

不遠趙，而惠教以國事，願於因計！」

願因馬以計事。

司空馬曰：「大王裂趙

內惡以下，再度秦之詞也。

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必說，內惡趙之守。秦雖得地，趙猶有守

之者，秦所患也。外恐諸侯之救，秦必受之。愚者守有救，則必急受之。秦受地而卻兵，趙

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危。趙亡，則五國有辱亡之憂。諸

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

亡趙之半，實得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

趙賂之以河閒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趙之半以強秦，

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尙

書。以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猶治。兵，臣請為大王悉趙兵

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司空馬曰：「臣效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

以事大王，願自請！」求才。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

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

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爲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

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以匕首自衛，如欲刺王然。當死。」武安君曰：

「緜 牧名。病鈎，短偃如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不及地，爲不

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緜請以出示。」

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爲振楯，楯，門楹也。牧右臂短，故爲木材接之，如振動楯也。纏之以

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

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引也。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

中。」過司馬門，宮門。趨甚疾，出諺別也。門也，謂遠宮中。右舉劍將自誅，臂

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於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

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故於李牧之死，猶詳末歸重司空馬者，蓋結法也。

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爲之言曰「嗟嗟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魏

桓子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

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舍此而不爲。

輔一本作歸。

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資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魏文侯諭西門豹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茂。鰲牛之黃也似虎，鰲，黑黃色。白骨疑象，武

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惠王

公叔痤辭賞田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

賞田百萬祿之，開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直，直前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喻敵之歷已。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

也。前脈形地之險阻，脈見其幽，形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

巴寧饜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

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

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

二十萬，巴寧饜襄田各十萬。

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

公叔痤辭賞田 龐葱市虎之喻

棟撓以屋壓喻
脈，醫家所謂方
脈猶察也。

可也之也，作擊。

吳起。

巴寧饜襄。

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亦盡。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龐葱市虎之喻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公舉觴。魯君興，避席擇

言曰：

擇善而言。

「昔者帝女

蓋嬖女。

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

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

寐，音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

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

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而

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徙倚。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

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

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

善相屬。

魯周公之後也，其敬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縉紳先生萃焉，

於是特爲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爲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襄王

蘇秦以合從說魏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鄆，東有淮、潁、沂、黃、賁、棗、海鹽，無踈，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誘也。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謂魏。患，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

夜一本作下。

東藩，築帝宮，

爲秦築宮，備其巡幸。

受冠帶，

受服於秦。

祠春秋，

助秦祭。

臣竊爲大王愧

之！

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

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

千疋，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

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

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

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

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

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

強秦之患。故弊邑 趙王 肅侯 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此大槩與說韓
也。同蓋韓魏一體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惠施欲以魏合齊楚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人於王處，多爲儀計。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

可者正半，言雖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

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

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言此大事，而人同聲是之。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

言皆明，見其可。而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

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所謂劫主者，失其半

者也。」事不明而劫主必從，是於事理失其半矣。

此八句當分爲兩段，前四句爲一段，是發其疑，後四句爲一段，是實其皆然，文甚紆徐。

哀王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爲王廣土，取尊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爲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親之，無若羣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天下之人與內之羣臣，皆以爲不然也。今吾爲子外之，令毋

敢入猶與。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爲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也？」王

曰：「不如其爲齊也。」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也？」衍，陰晉人，時屬韓。王曰：

「不如其爲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

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兩全三國。王且無所聞

之矣。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言國微弱如漏器，尙足樂，雖從二子

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也。王不如舍猶唐。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爲。二人

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

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爲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

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爲身利，王身。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

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唯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

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八字一本作秦韓爲一國之危亡。

內作乃。從人爲是固矣，不識橫人果何心也。

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他。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

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而出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

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搯腕，把手也。瞋目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

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
外。」
魏避秦而無阻，固凡橫人之辭，若可聽者，唯魏也，故儀先入之，魏一搖而諸侯動矣。

惠子謂田需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

不必黨，為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

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

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

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即信安君。其智能而

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

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

之所以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

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

交之益疑也。

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

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

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

二事一反一正，
作四大段。

也。知能以為智能

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

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

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民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言爲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主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其過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恐不出於

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

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

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之脊也。是山東首尾

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尙強，臣見秦之必大

憂，可立而待也。

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

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

須氏，以爲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

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昭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用伐宋之策於魏。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昭許之。魏王畏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齊爭得者，楚魏也；請爲王毋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宋強宋弱，皆必伐之。如宋者，欺之不爲逆，殺之不爲讎者也，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以力攻之，期於昭宋而已矣。」臣聞此言，而竊爲王患。秦必且用此於王矣！又必且劫王以求地。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交以醜。惡也。又且收齊以更索於王。秦嘗用此於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知也己！言不可信。

故爲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即擯。秦，其次堅約而詳伴通。講，與國

無相讎也。秦齊合，國不可爲也已。王其聽臣也，必無與講。與秦講。秦權重

魏，魏冉明孰是，言慮此明且熟。故有謂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言或有爲魏傷秦之

人亦不敢顯明爲之，恐秦先覺。天下可令伐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

也，則先鬻與國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爲之，非我也，是賣與國矣。天下可令賓秦，則爲

劫於與國而不得已者，言爲與國所劫，出於不得已之故。天下不可，則先去而以秦

爲上交，以自重也。言與國以損秦爲不可，則先睥去而交秦以自重。如是人者，鬻王以爲資

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即上三事。而行其上，上不

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而生以殘秦。三不可，

必爲秦所伐，則鬻國而必死，不與秦俱生以滅秦。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己之曾安，無令天

下鬻之以合於秦，使秦無多怨於人，多利於己，惟止兵之爲安，無令天下賣主以合秦。是免國於患

者之計也，臣何足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

歷敘爲之苦處。

燕齊讎國也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讎國以伐婚姻臣爲之苦

矣。言欲爲魏合燕齊以伐秦而已爲之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

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以燕齊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

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周最周韓餘爲徒

與爲徒友。從而下之猶折節下士之下。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惡。扮

之。扮當作拚拚棄己身爲之。請焚天下之秦符不與秦交。者臣也次傳焚符之約者

臣也。傳之諸國。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不通秦。奉陽君韓餘爲既和矣

蘇修朱嬰此皆三晉之吏。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敗之。敗宋郭合秦之約。天

下共講因使蘇修游揄揚也。天下之語一作語之。而以齊爲上交蓋詐。兵齊

兵。請伐魏臣又爭之以死而果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之西也報以齊不伐魏。臣

非不知秦權之重也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

安釐王

蘇代說魏王勿講於秦

果決也。

須賈爲魏說穰侯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

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勝乎三梁，十萬之軍拔

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

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

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魏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

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罌子，地缺割

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

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猶順楚趙而講，秦

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

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

少割而有質，求質子。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於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

夫戰勝罍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言從事敗。而君後擇焉。擇所與於從

敗之後。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不用兵。夫兵不用，而魏

效絳安邑，又爲陰啟，

言得二縣以拓陰之封地。

兩機盡，

得縣啟封無遺也。

故宋衛效，

魏自此

二小國也。

尤憚秦兵，

出地而小，故愈畏秦。

已合魏合秦，

而君制之，何求而不得，何爲

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

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頃襄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

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魏相之善應侯者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

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邪？吾以爲

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問何所安。安生乎？

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

侯樓緩入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

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令王見

而辭疾。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

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

王無憂。」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諫王也甚明，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訴哉？蓋期之所效者事，而訴之所

諫者理，庸主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蓋其爲楚懷歟？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並魏人。謂魏

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行也。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

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其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

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時鄭亡屬韓。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蓋嘗張地於韓。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

波瀾闊。
接宛而力。
委曲。

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衛齊皆在三晉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丘安城垓。垓當作延。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太史公曰：晉適大梁之墟，墟中入曰：秦之敗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蓋秦竟用此策。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魏之附庸。於秦，秦之欲許之久矣，秦欲而取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此二縣，安陵封地，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秦得南國，則諸侯之勢危，魏不可以非已地而不恤也。

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晉都絳安邑時。有河山

照應。

呼喚。

急激。

以闌之，有周韓而閒之，從林鄉軍，秦伐林鄉。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闕，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兵。秦撓之以講，以求地擄撓之。韓知亡，猶弗聽，投

質約也。

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

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是時秦欲取韓上黨，故蠶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信陵

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豈專爲韓，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征商

賈。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

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

梁河外必安矣。衛時附梁。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言不難取。楚趙

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信陵之言深切

綜練，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爲秦所

吞矣。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

恃齊而輕越，繒，禹後。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

非獨句開。
天下句合。
夫國句轉。

折止。
正意。

結。

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蓄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猶移。於利，比猶近。於患，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秦，而久猶後。不可知，卽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卽猶是。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卷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

見連，故不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費用不乏。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

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

復致也。

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

戰國惟此策大
類左氏辭令
敘事從容。

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城。」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主也。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封，後附庸於魏。以守

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成憲，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

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

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

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

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即全己之意。豈可使吾君有

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

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景閔王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

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

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

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突也。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慧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爲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諗矣，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韓

烈侯

聶政爲嚴遂刺韓相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正同。議直指，舉韓傀

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遂字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夫人羸羸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須收此二段，乃見聶政心事。

重。

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報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爲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閒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

此處不露主意。
過。

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屠腸，遂以死。

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爲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亦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蘊醉之誅，以揚其名也。

昭王

結。

蘇秦以合從說韓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蹠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曾，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盾、鞬、鍪、鐵幕、革抉、叟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卽

凡言衡害者，莫能外此。

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襄王

張儀以連衡說韓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

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跣跣謂徒跣科頭不著兜鍪。

貫頤奮戟者，貫被殺者之頤，而猶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

探前蹶跳也後，蹄閒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

秦人捐甲徒裨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

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

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

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願社稷之長利，

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

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惠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

陽。」

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

客卿爲韓說秦

客卿爲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

知異國。

言知己而不知人，爲不知秦王發端。

彼公仲者，秦勢能誦之，以秦之強首之者，

以字統下三句，自是文法，非衍也。

明一，申羣臣比周蔽上之說，明二，申大臣為諸侯輕國之說。

珉為疾矣。謂秦之強，韓珉以兵向之，其謀必病於國。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遠薄梁

郭，所以不反魏者。合魏。以為成，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

此言珉進四國之兵以攻秦也。首垣，魏地，至首垣薄梁郭而不與魏反，蓋欲與魏和過南陽而西攻秦也。所以不者，

攻秦不果。皆曰以燕亡於齊，喪地。魏亡於秦，喪地。陳蔡亡於楚，亡國。此皆

絕地形，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

羣臣不果伐秦之言，皆蔽上輕國也。

今王位正，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愛習而侍從者，謂

儀。不事大臣，魏郝。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

謂茂言無羣臣交通之蔽。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

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病二國而不為加重。

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二國常因郝以交秦，

而郝不受其因。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

客卿為韓說秦 或諫公叔輕秦

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

公孫郝鄠里疾請無攻韓，陳軍陣。而辟去，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

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且搆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黨魏者，楚趙當時

與魏不合，茂合楚趙而反敬魏，且將搆難於我，其欲攻宜陽，至猶檢察之。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

謂上四事。

臣故願公仲之國以待聽命。於王，而無自左右也。」謂不必因羣臣。

或諫公叔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辦治也。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或說韓公仲爲秦魏之和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謂秦魏自成，非出於公仲之約。則韓必謀矣，謂必謀與二國和。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我而成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爲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候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勢必相違。秦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秦

魏割喻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猶此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韓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於秦，韓之重

叶。今字作令字，文

免計，謂不待先計，而知韓之重於周也。

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己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爲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爲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爲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

蘇代爲韓說秦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因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言以此求事秦。

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言反不定。此其說何也？」韓難知，

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下文皆不欲秦韓之合，是天下令韓可知矣。韓故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蘇代爲韓說秦

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秦也。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

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西馳者，

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

欲秦韓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而圖之。

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

魏敵牟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

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圭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

外靡於天下矣，靡，蔑視之。是魏敵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倪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

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強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事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不以尊秦爲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

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此皆一勝立尊。謂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爲實者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小賢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

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

堅政之副。

刺相兼君，許異

韓人。

蹙列侯而殪之，

立以爲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爲之先也。是故列侯爲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爲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

言無前日之難

可以久相，而曰不爲者，過也。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

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爲也，雖爲桓公，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而不知尊

哉？
此欲其尊秦。

繳完。

先提法。

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爲之霸，強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強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今謂韓。強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也！

燕

文公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敵，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

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

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王噲

蘇代爲燕謀齊

當是說昭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耒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臣知主。

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

趙王惡秦陽之專權，故蘇秦初說而短之。燕之權在於大臣，故代初說而即游揚其羣臣下吏，此皆揣摩之術也。

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札，札，木簡牌之薄者，甲用革爲之。妻自組甲緝，緝，組穿甲之繩。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

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閏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南攻楚五年，穡積散，西困秦三年，秦爲齊困。民憔悴，士罷敝，北與燕戰，覆三軍，獲

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一作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已。」

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在內亂而不和。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治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因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猶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爲之助。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

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

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魏韓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

三物者，以上三事。

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

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

言山東欲存，唯不羞自卑者可也。

之卒者，之猶其也。

出土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

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

山東相合數句，
幾有脫誤。

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之。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成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昭王

張儀以連衡說燕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飲，飲也。』卽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

且以趙王爲可親耶？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效河閒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六國怖於秦威，而聽張儀，皆嬰兒不戢，獨燕王也。

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然而聽之也卑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爲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氏重復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

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

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僕役。 詘指折節。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

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使人趨事之。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

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踣籍跳躍陷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

矣，此古服道事有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

圖指作屈已。

魏之所陳說美矣，但其所論致士之道，爲出於有意，非兼彝好德之良，非古也。然區區徇其主於報怨之爲，亦不類三代。

漢作趙。

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見事，況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

燕昭郭魏皆三代人也，欲爲國雪恥，君臣問對，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唯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燕前有一子質於齊。

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

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

肥亦大。

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

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

宋者齊之害。

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

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

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荷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并

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強。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

北夷即山戎。

方七百里，加之以魯

衛，言齊且舉宋，且并此數國。

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

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

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

爲燕謀而弄齊
秦於股掌，蘇氏
兄弟蓋天下第
一舌也。

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爲功意。越王

勾踐棲於會稽，而後踐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

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

盟於周室，背秦而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

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史云：其次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賓卽摯，二各字誤。秦王必患之，

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

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

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

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

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

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

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

伐作危。

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躡。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秦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鱣，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爲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爲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鱣，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爲進取者也，臣以爲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王曰：「自憂不足乎？」

憂亦完也，不完則憂。

對曰：「以自憂爲足，則秦不

出穀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正，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爲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失周室之上，上地燕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爲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臣聞之，善爲事

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爲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

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飭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

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

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閒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

子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於齊，爲燕閒齊。何如？」對曰：

「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資牀之孫，言倚牀立未能行也。

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

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

王曰：「安有爲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

爲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

不得，蓋語畢反
詞，今人猶然。

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爲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爲子之遠行來之故，爲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爲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蘇代爲燕紛齊趙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

與一作令。
遷取陰取也，與
下文無涉。

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取言與之合。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請以上四事告秦陽君，以請於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亦以甲守齊子。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知有累而奮為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亂也。已，特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謹與趙足二皆趙人。曰：此下代稱秦陽之言。「齊王使公玉曰：

齊人命兌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其順也，甚於其父。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之，以代為賢，與之並

借燕因齊不信，
趙與秦陽君遂

情齊，苟可循也，句疑有訛，注皆不通，或可上當有字，方接得下文，或可即不字訛。

代意謂使代死而齊趙不相順可也，使齊趙以交之分爲由於代惡之而復相順，此代所以爲患而未死也。代既不死而爲逃，又謂韓結之順皆由於齊於，是爲之取秦而深結趙以勸之，則三國不順而近於相攻矣，雖爲之爲逃也。

愛。已矣，吾無齊矣。」

言與齊絕。

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下代自言。如齊王之不信

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爲小人。因是而倍之，齊因此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

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死不足以爲臣患，逃

不足以爲臣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

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二國相順而致效。

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

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

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

之，詐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假韓魏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爲齊以交秦，是勸齊所以怒

趙也。深結趙以勁之，而燕復厚結於趙，是勸趙以怒齊也，勁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雖爲之，不累燕。

奉陽君告朱謹曰：

此下言不累燕之實。

『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

疑、疑代之無燕也。

不欲王，不欲燕用代也。

伊尹而下終上文逃之策，且舉而下再申所以逃之善，反覆言死言逃主於紛齊，蓋齊得趙猶不紛，故紛齊者於絕趙於齊，此代之本旨也，然游辭甚矣。

用也，吾指奉陽。弗予相，又不予卿也。予言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

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爲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

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

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

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

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圭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

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薛公釋載，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

好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

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獻書燕王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譁之。故

爲人開者，均有此六患。

獻御書而行。

獻符御者以書。

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

用，將多望。

猶貴。

於臣，齊有不善，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

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其兼買。猶買。臣，臣之所重處，重卵。猶言累卵。也。王謂

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

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王與之。『

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及五年，齊數

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

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

其兵，以北兵伐它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二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

而不言燕。使齊如犬馬制於人，又不泄燕之謀。今王又使慶燕臣。令臣曰：吾欲用所善，

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釋釋同。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釋

事，臣苟得見，則盈願。』燕昭卽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至燕在十七年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

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代之徒，爲之開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爲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以此勝，何暇乎代之爲哉！代之輕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所以成功也。

蘇代約燕昭王書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猶止。齊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

言秦之情，獨此無游辭。

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於天下，顯然

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

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喻易。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

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

封、當如封函谷之封。

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音搖。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斷絕。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封封陵、冀、冀，皆魏境。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鈹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離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

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秦子。因犀首屬行而攻趙。謂連兵相續。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並趙地。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

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謂勝。

適燕者曰以膠東，

適譎同，卽上云因以爲罪。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

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郟，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

言其無窮，不可致詰。

用兵如刺蜚，喻易。

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

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

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

言上三地被禍，居晉

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私交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

所大患。」

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爲燕說趙王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鷓。』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惠王

樂毅去燕適趙

盡。首敘毅功，簡而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閒，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戰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

書中多是說此二句。

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所學與篇末奉教君子相應。

徑、捷也。

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

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

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

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

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

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

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

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

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

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樂名。故鼎反乎歷室，宮名。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墜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

昔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預順之。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

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過於慟哭。

此蓋明其不輔趙攻燕，以解燕王之疑也。以戰國反覆之世，而有如毅觀其言，數奉教於君子，則所學必有自來矣。忠臣之去也，也字一作國。

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鷓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卽所謂乘燕之敝。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王喜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轂子。而問

齊國條達婉麗。

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

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

聞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

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

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

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猶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

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而猶汝也。

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修心，凡有修者，先必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猶棄。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臣可耳。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不善於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修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乘怨不用其計，一人卒留趙不報。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王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

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丹質秦，秦過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

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憂思昏替且死，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爲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

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

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關。所善荆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

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

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示之以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

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取之百金，使

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二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爲裝，遣荆軻。

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爲

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

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

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

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

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變徵爲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其音怒。愴慨，壯士不

得志也。

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

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

長操長閉也。

敘事如畫。

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

也。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

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軻之有高漸離，
即聶政之有姊，
皆天生奇絕也。

宋

景公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百里一舍。重繭，累眠如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猶癖。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

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
鼃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
長松文梓，榿楠豫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
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別成

臧孫子料荆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索救於荆。荆王威大說，許救之，甚勸。臧孫子
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
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
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宣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君偃

宋君偃不善應祥

宋王之時，有雀生鷩鷩，鷩鷩也。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鏤刻也。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病而死。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衛

靈公

此春秋時。

復塗偵諫衛靈公

宋君偃不善應祥

復塗偵諫衛靈公

至言失時之喻

一五一

衛靈公近癰疽

鑿之幸者。

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

衛人。

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

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爲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人之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嗣君

至言失時之喻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

僕曰：「拊驂，無答服。」

皆言愛也。

車至門，扶

扶婦下。

教送母曰：「滅竈，將失

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

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中山

中山君以壺飧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中山人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爲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殮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

戰國策精華卷二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7167B

民國廿六年三月發行
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



中國文學精華
戰國策精華 (全二冊)

◎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 澳門 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總

標商冊註



(30)
(11253)
1.20